

2006年（ワ）第6484号

谢罪及损害赔偿请求事件

原告 王 子雄 外39名

被告 日 本 国

意 见 陈 述 书

2009年4月13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13部 御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附2号1单元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要求赔偿诉讼原告 蒋 万 锡

1 序

我叫蒋万锡，生于1931年11月1日，今年77岁。

1941年6月5日，为了躲避日本军的轰炸，大我8岁的哥哥和嫂子进入到大隧道中，却不幸被压死。此外，母亲经营的店铺和住宅一体的房屋也在1939年到41年的3年间被日本军的轰炸破坏掉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学习考古学，从1957年开始30来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重庆市博物馆工作。退休后，2003年开始我加入到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赔偿活动中来。

2、 重庆大轰炸之前我的家族状况

首先，我介绍一下重庆大轰炸之前我的家庭的情况。

我的父亲蒋国钧1890年左右出生。我的爷爷是清朝末期四川省的地方官，住在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土桥乡。爷爷1905年因病去世，当时父亲只有15岁。爷爷去世之后父亲孤身一人来到重庆市内一家木作坊工作。

我的父亲曾在数家家具店勤奋的工作，但是由于生活一直不稳定没能结婚。1922年32岁时终于同我母亲吴文清结婚。

婚后第二年的1923年，我的大哥蒋万铃出生了。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开始计划开家具店。父亲向师傅、亲戚、朋友，母亲回娘家找外公借钱，再加上自己的多年储蓄，1929年父亲在较场口草药街23号租了一个两层楼，一楼改装为店铺，二楼是自家的住房。草药街的半数以上都是家具店。

父亲为了能大家协力使店铺的生意兴隆，就把店名取为“协昌恒家具店”。主要经

营桌、柜、床等家具。

我出生于1931年。我出生后我的家里有父亲蒋国钧、母亲吴文清、大哥蒋万铃和我4口人。

1936年我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去世了。之后，母亲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店铺，独自一人抚养大哥和我。

但是，只靠母亲一人维持店里的生意是很艰难的，我们的生活较之以前困难了很多。因此，大哥不得以小学中途辍学回家协助母亲经营店铺，这样，我们的店才勉强维持了下来。

1939年大哥16岁时与同龄的王素华结婚，他们与母亲共同撑起了这个家。

1937年7·7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大半河山。在敌佔区的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医院学校及市民纷纷内迁重庆。因此，重庆家具业的生意变得非常兴隆，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景象。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越见好转。

1938年，母亲把草药街23号的住宅兼店铺买了下来，并在农村巴县王家沟买下50亩田地出租给他人。

3、重庆大轰炸中我家的受害情况

重庆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母亲为了能给蒋家留下血脉把弟弟的我送到农村去避难。1939年2月，我在小学校新学期开学前到了离重庆约13公里的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土桥乡尹家平的舅舅(母亲的弟弟)吴文德的家里。

就这样，我就在舅舅家里住了下来，并在当地的小学校上了学。偶尔回到重庆市内的草药街自家。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军对重庆进行了连续轰炸，那之后重庆大轰炸正式开始。我的母亲和哥哥夫妇为了生意继续留在草药街。我的家所遭遇的最初的轰炸是1939年7月5日。这一天草药街的受害情况严重，我家房屋的墙壁和屋顶都遭到了破坏。

第二年的1940年8月19日，日军投下了燃烧弹，我的家全部被烧毁。店里的家具等财产都付之一炬。

家被烧毁后，母亲和哥哥决心重建家园。从亲朋处借钱在草药街23号原处重建了一个两层的房屋然后重新开业。

1941年的6月5日，之后详述，我的兄嫂在避难的较场口大隧道中被蹂躏而死。那之后的6月14日辛苦在建的家园再一次因大轰炸被破坏了。

就这样，1939年到1941年的3年间，由于日本军的轰炸不止我的家3次被破坏，41年6月我的家人也无辜惨死。

4、1941年6月5日轰炸所引发的6.5大隧道惨案

1941年6月5日的「6.5大隧道惨案」是由于日本军6月5日发动大轰炸，而引发的多数重庆市民在较场口大隧道中避难时出现窒息和踩踏的现象而大量死伤的事件。当时在重庆的中外记者都报道了此次的受害情况。我的哥哥和已经怀孕8个月的嫂嫂也在大隧道中被踩踏而死。

6月5日轰炸的第二天，我从舅舅的邻居处听说了因大轰炸草药街的很多人都在防空洞中遇难，我的兄嫂也可能包括在其中的事情。我大吃一惊马上让舅妈(母亲兄弟的配偶)带我的回到草药街的家中。

迈入自家庭园的一瞬间，我就看到了停放在地上的兄嫂的遗体。走进前去，我看到兄嫂的脸色苍白，衣服上到处是泥。

哥哥的头有被踩过的痕迹，头发掉了许多，鼻孔里有血迹。大嫂也是两脚都被踩肿了身上也到处是血。

母亲在兄嫂的遗体旁哭喊着「儿子和媳妇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他们死了，今后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啊！」看着坐在地上不断痛哭的母亲邻居们都哭了起来。我也在母亲的身旁一直不断的哭着。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母亲处听说了6月5日轰炸的情况。母亲告诉我6月5日当天，人们就像往常一样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但是，午后6点多空袭警报响起，日本军的飞机突然临近，人们从四面八方来涌进防空洞。草药街的人们，都纷纷到最近的较场口大隧道防空洞去避难。大哥和大嫂也随着大量的人流进到了防空洞里。我的母亲由于生长在封建时期裹着小脚行动不便所以就没有去避难。一人在守在店里。

母亲说空袭过后，还不见兄嫂回来，又听说较场口大隧道里死了很多人就是坐立不安。第二天，母亲和店里的5个伙计到较场口大隧道的3个出口处去看。从大隧道洞口抬出好多变的臃肿不堪的尸体。母亲在演武厅的防空洞洞口附近的尸体堆中找到了兄嫂的尸体并抬回了家。

之后，我又从6.5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同在草药街住的邻居汤金臣处听说了大隧道内兄嫂最后的状况。他说：“6月5日，在较场口隧道内避难的人数非常多。时间一长防空洞中变得很热通风设施又差，呼吸非常困难。因此，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就往洞口处挤想要逃出去。就这样，防空洞内一下子混乱起来。孩子的哭声，「救命啊！」「疼啊！」的惨叫声不觉于耳。草药街的住民约40人都在6.5较场口大隧道内被挤压而死。吴文清的长男和媳妇在隧道内被压死。她的媳妇当时已经怀孕了，真的是可怜啊！”

另外，重庆大轰炸的日本研究者前田哲男先生，在1980年代访问重庆时，采访了住在草药街的6.5大隧道的幸存者。那时的采访结果记载在前田先生的著作中。

5、兄嫂死后我的家庭情况

兄嫂去世后数日，母亲将兄嫂的遗体装棺由亲属的帮忙运回了母亲买的巴县王家沟的土地，并埋在那里。

兄嫂6.5大隧道惨死后不久我家的店铺又一次遭遇了大轰炸。连续的打击母亲已无心在继续经营店铺了。

母亲把店铺交由父亲的徒弟文汉清代为管理，之后和我一起到了巴县的舅舅家一起生活。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舅舅家生活了2年。2年后1943年3月母亲卖掉农村的土地作为资金再次在重庆市内修店开张营业。我不久也回到重庆和母亲一起生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政府对小商店的经营进行了管理，1950年母亲关闭了家具店。

接下来介绍一下有关我的进学和工作情况。我在重庆渝中区读高中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中途停学参加了工作。但那之后，我又回到高中继续学习，直到1952毕业为止。高中毕业后，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考古系学习了2年。1954年10月开始我被分配到西安市考古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后由单位派遣到北京大学进修1年。

我1957年调到重庆市博物馆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我1958年结婚又2个女儿，现都已结婚。

6、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的请求权

母亲1994年95高龄时去世。我从1957年开始一直与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直到去世时也无法忘记由于日本军发动的大轰炸而死亡的兄嫂，他们的死在母亲的心理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母亲一生都因此痛苦不已。母亲从年轻时开始，经常出现突然间哭出来，或说的和做的不一致的事情。我从母亲的动作和表情上能看出她对死去的兄嫂的思念。

我在重庆市博物馆退休后，也经常想起兄嫂的事情。哥哥大我8岁，他非常喜欢我经常和我一起玩耍。哥哥在我被送到舅舅家之后来看过我好几次。哥哥6.5大隧道去世的前一天还来到舅舅家看我。他在舅舅家住了一晚于5日的早上返回了重庆的家。

我2004年的初，在新闻报纸中看到有关“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的报道，于是就联系了联谊会。之后又加入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向日本国讨还公道。

重庆大轰炸长达5年半之久。是史无前例的超长期无差别大轰炸。它给我们重庆市带来的伤害之深就像日本军投下的炸弹使市民的血流淌至今一样。

重庆大轰炸诉讼开始之后,大轰炸的受害者们互相交流诉说自己的痛苦经历。受害者们的拥有共同的回忆。在我的心中失去哥哥的痛至今无法弥补。重庆大轰炸裁判是讨回由日本军发动无差别轰炸所被剥夺的做为人的尊严的裁判。

我在此要说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是拥有对发动无差别轰炸的加害者的日本国提出「谢罪和赔偿」要求的法律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能简简单单就以中日共同声明和日中平和条约为借口而抹杀的,这是决不可侵犯的权利”。

最后,我强烈要求日本的法官承认我的陈述事实。

我的陈述到此为止。